

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谨。若各居其处,食其食,则是橘柚不鬻,胸鹵之盐不出,旃罽不市,而吴、唐之材不用也。”〔1〕商业能通有无,促使自然资源的开发和流通,使各地人们可以获得充分的物质生活资料,商人也可以从中获取利润。《本议第一》中,桑弘羊等认为:“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絺纟,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2〕这无疑符合现代的工商业的思想。可是,工商业的发达,固然使许多自然资源得到了开发和利用,为社会向自然索取了大量的生活资料。可是,开发和利用使自然资源迅速减少,有些甚至枯竭,生态环境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不当的开发,更是浪费甚至破坏了自然资源,也会严重地破坏生态环境。

当今社会所流行的消费观念,正是西汉儒生们所反对、桑弘羊等所怂恿的“竞于淫靡”,这种观念,通过包括主流媒体在内的几乎所有媒体的广告等宣传,被普及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艰苦朴素之类的观念,实际上已经被视为另类,没有什么市场。在这样的消费观念支配下,人们的物欲空前旺盛,对以高端消费品为主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空前旺盛。与此相应,科技发展所造就的强大的工商功能,使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空前强大,开发和利用的规模空前庞大,进程空前迅速。许多问题甚至危机由此而产生,首先是包括资源、生态方面的问题和危机。因此,《盐铁论》中两千多年前儒生们的观点,在今天还是有可资参考的价值。

## 第二节 西汉的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思想

先秦儒家关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与生态保护的思想是“取用有度,取用有时,取用有法”。西汉儒家,也继承了这样的思想,有不少论述。贾谊《礼》云:“礼,圣王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隐弗忍也。古远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围,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泽;豺不祭兽,不田猎;獾不祭鱼,不设网罟;鹰隼不鸷雉,而不逮,不出颖罗;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虫不蛰,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刳胎,不殀夭,鱼育不入庙门,鸟兽

〔1〕 桓宽《盐铁论》,上海书店版《诸子集成》本第八册,第4页。

〔2〕 桓宽《盐铁论》,上海书店版《诸子集成》本第八册,第2页。

不成毫毛不登庖厨。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则物蕃多。”〔1〕又其《谕诚》,有汤网开三面的故事,《君道》有周文王泽被禽兽之事。刘向《说苑》卷五《贵德》载《晏子春秋·内篇杂上》齐景公探雏雀,因为雀太小而被送回窝的故事;载《韩非子·说林上》和《淮南子·人间训》秦西巴因母鹿随之鸣,而放主人猎得小鹿事:以此宣扬“仁及禽兽”。卷十三《权谋》中,记春秋时雍季语云:“焚林而田,得兽虽多,而明年无复也;干泽而渔,得鱼虽多,而明年无复也。”〔2〕同书卷十九《修文》释《春秋》关于打猎的别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云:“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围泽,不掩群,取禽不麝卵,不杀孕重者。秋蒐者,不杀小麝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阴阳盛长之时,猛兽不攫,鸷鸟不搏,蝮蚤不螫,鸟兽虫蛇且知应天,而况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豮牢。其谓之田何?圣人举事必反本。五谷者,以奉宗庙养万民也,去禽兽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圣人作名号,而事义可知也。”〔3〕

此外,关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与生态保护,至少在三个方面,和先秦儒家相比,西汉儒家有明显的创新。

首先,自然资源的开发可能会导致生态灾难。和奢侈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对金钱的追求。西汉私人采铜铸钱,曾经在很长时期内非常盛行。贾谊的《铜布》和《铸钱》二文,都是为此而作。贾谊列举了此风因为铸钱杂铅而导致“黥罪日繁”、“伪钱无止”,以及“弃其田畴”等祸患,也没有和生态环境联系起来。

汉元帝年间,八十多岁的御史大夫贡禹言钱币事,除了力言采铜铁耗费劳动力影响农业外,他还谈到开采铜矿铁矿等对自然环境可能带来的影响:“古者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中农食七人,是七十万入常受其饥也。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地臧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4〕贡禹对开矿可能导致水旱灾害的理路推断,如“销阴气之精,地臧空虚,不能含气出云”之类,明显是不符合

〔1〕王洲明、徐超校注《贾谊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1页。

〔2〕赵善诒疏证《说苑疏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8页。

〔3〕赵善诒《说苑疏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70页。

〔4〕《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汉文》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第314页上。

事实的,不科学的,可是,根据生态理论和事实,生态系统具有调节气候的功能,不加控制地开采矿藏、斩伐林木,确实会导致水旱之灾。就此而论,贡禹所说,也是有道理的。更为重要的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可能会破坏生态系统,导致灾害,此前还没有人注意到这样的问题,因此,贡禹此论,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其次,生态系统服务功用的取舍。一定的生态系统,可以给人类提供食物、原材料等,还可以提供休闲娱乐等服务。汉武帝造上林苑,东方朔《谏除上林苑》文,除了批评汉武帝占有上林苑的自然资源、不让百姓开发利用外,文章中也体现了对上林苑所在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选择:“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仰(仰)足也。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长养麋鹿,广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虚,又坏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营之,垣而囿之,骑驰东西,车骛南北,又有深沟大渠,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是其不可三也。故务苑囿之大,不恤农时,非所以强国富人也。”〔1〕汉武帝建造上林苑,把这一地区的生态系统为他和达官贵人的娱乐休闲服务,不仅停止了这一系统为百姓提供娱乐休闲服务的功能,更为严重的是,也停止了它提供原材料和食物的功能。东方朔因此上书相谏诤,希望汉武帝以民生为重,撤除上林苑,恢复该地区生态系统为民生提供原材料和食物的功能。这是儒家“民本”、重农思想在生态思想中的体现。

第三,人类应当对同处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物等自然物中的有益者怀有感恩的心态。先秦儒家,在论及人和自然关系的时候,不管是山川河流还是动物植物,总是以人为本,以人为重。一切自然物,都应该是为人类服务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在儒家经典中,也有人们对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感恩的内容。例如,《礼记》中有关于“八蜡”的记载。“八蜡”是在冬天的最后一个月举行的盛大祭祀活动,祭祀的对象,是八种与农业有关的神灵,其中包

〔1〕《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汉文》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第264页下。